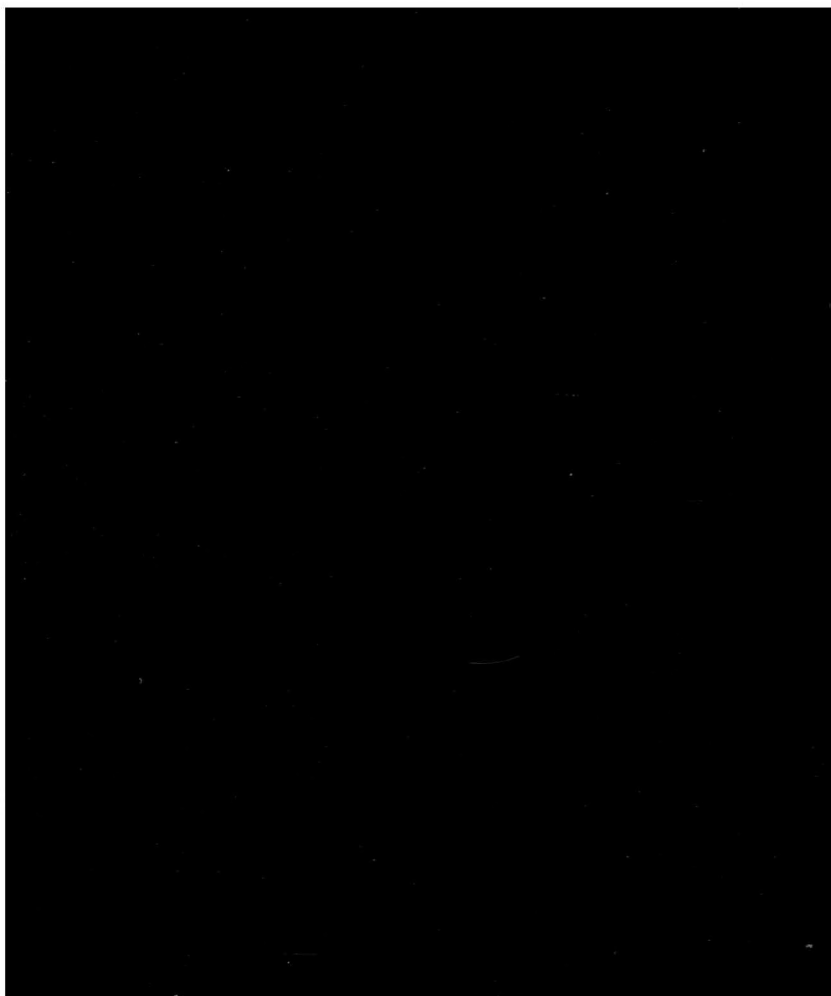


1934-1935 年  
第 133-157 号





## 中國與國際

張忠絨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國內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東三省事件應當交由國聯解決，及國聯調停失敗，此種人復認為中國唯一的出路，應聽命於第二次大戰，候俄美等國打敗日本，中國方有出頭之日。還有一種人認為，國聯不可靠，外國尤不可靠，中國應退出國聯，自己埋頭苦幹。我以為這兩種意見都對，也都不對。這是什麼原因呢？

老實說，甲午戰爭以前，中國的失敗，多半由於中國只知有本國，而不知有國際，實則近代國家任何一國都不能不重視國際關係。中國在開關以前，即已受國際影響，而不自覺。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曾兩次出兵澳門，第一次在一八〇二年，第二次在一八〇八年。英國所以出兵澳門的原故，因為當時正當拿破崙戰爭時代，英國恐怕法國的勢力伸張到遠東，所以為先聲制人之計，這是歐洲國際關係影響到中國的一個實例。其後英國政府於一八三三年取消東印度公司遠東專利權，也是因為與美國商業競爭的緣故，以致引起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聯軍一役

，法國本無加入戰爭的必要，但是此時拿破崙第三在歐洲的政策，在與英國合作，故此毅然加入作戰。

英法聯軍戰後，外人之勢力已因漢口，九江，鎮江開放而入長江流域，因天津開放而入華北各地，國際關係對中國的影響較前尤為密切。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法領事被殺，法政府的態度異常強硬。雖負一時重望的曾國藩對此案亦感難於應付，不料曾去李（鴻章）來，法政府態度突轉和緩，交涉進行異常順利。李鴻章因此被譽為外交能手，自此掌握中國外交大權，垂三十年。其實法國政府態度之忽轉緩和，何嘗是李氏的功勞？此時普法戰爭已起，法國實無暇顧及此案。清廷不明真相，完全歸功於李氏，豈非笑話！一八八〇年後，英國因法國強佔安南，遂亦強佔緬甸。英國抵制法國，而中國竟受其害，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可以想見了。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已被捲入世界政治的漩渦，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較前更為重要：第一，中日戰後，中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俄法德三國意

出面干涉，強迫日本還我遼東。俄國干涉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俄國不願意日本的勢力膨漲到亞洲大陸。法德兩國爲甚麼要干涉呢？這又不能不溯源於歐洲國際關係。法國此時是俄國在歐洲的同盟國；德國因爲要減少法俄同盟在歐洲的力量，轉移俄國的視線於遠東，所以願意鼓勵俄國向遠東發展。從另一方面講，英國與俄國爲世仇，所以此時的英國願意聯絡日本，抵抗俄國。日本擬侵入大陸，因俄法德三國出頭干涉，不能達到目的，乃只得暫時與英美合作，高唱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第二，日俄戰爭後不到兩年，俄國即與日本合作侵略中國。這也是歐洲國際關係所產生的結果。因爲此時英國已決定與俄法二國合作，抵抗德國，俄國既願與英國合作，自不能不與日本妥協。於是英日俄法四國合成一體，英法對於日俄侵略中國的行動，多予以援助或默認。第三，大戰後，美國極力主張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英國既不願得罪日本，復不願得罪美國，因此在華府會議時，取消了英日同盟，而代替以四國協定與九國公約。

上面所說的事實，全可以證明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如何的重大。但是我們中國在甲午戰爭以前，對於國際關係，其爲茫然。只知道有中國，而不知道有國際。人

家與我們通商，我們則以爲外國沒有茶，沒有鹽，不與我們通商，外國人都要餓死的。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兩役之後，中國才逐漸重視外國，但對於國際關係，仍不重視。例如一八八五年時，英國向中國建議締結同盟，以抵抗俄法二國，並保護安南，中國政府認爲，與英同盟無異給中國找麻煩，所以李鴻章答覆英國說：「中國向不與他國同盟」。假使中國當初應允與英國同盟，則日本後來必不敢向中國挑釁，甲午一戰可以避免，遠東主人的地位何至爲日本奪去！這是我們只知道有中國，而不知有國際，忽視國際關係的結果！

逮至甲午戰後，中國幾被瓜分，此時中國當局始注意國際關係。於是李鴻章跑到俄國，與俄政府訂立同盟，不惜許以種種權利。嗣後見俄國并不可靠，復轉頭聯絡英日兩國，是以於一八九八年向英日兩國政府建議，締結中英日三國同盟。然而此時的中國毫無實力，英日兩國均不願與中國締結同盟。及日俄戰爭開始，中國雖傾向日本，但日本政府則勸中國嚴守中立，勿須幫助日本。可見本國如無實力，專門依賴他國，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政府猶不覺悟，等到英日俄法四國已成一體，中國政府復想倚靠美國，以唐紹儀爲專使赴美。然而自己毫無實力，專思運用

國際關係，結果自然是到處碰壁。

凡上所述，在證明任何一國均不應忽視國際關係，亦不應專依賴他國。中國過去的失敗，即在有時只知有中國，完全忽視國際關係，有時過於重視國際關係，而忘記了充實本國的國力。此兩種心理，同一錯誤。歐戰時德國的失敗，即在自信太過，以致在國際間陷於孤力。是故不但中國，即世界上任何強國，亦須重視國際關係。反之，專門依賴他國，也是要失敗的。例如歐戰期中的比利時，列強本有保護他的中立的義務，但比利時當德軍侵入時，仍

##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右  
丁文江

首先以己力抵抗。所以歐戰後的比利時在國際間的地位很高。即如在奧匈帝國壓迫下的捷克斯拉夫民族，他們也會出十萬以上的大軍，幫助協約國作戰。大戰後，捷克斯拉夫能建立新國，又何嘗是專靠外人咧！

所以我的意見是，只顧充實自己的國力，完全忽視國際關係，與過於重視國際關係，專門依賴他國，而不充實自己的實力，是同樣的錯誤。中國將來的出路，必須一面準備實力，一面運用國際關係。切勿再蹈過去的覆轍！

近幾月來我們許多朋友常常討論這個問題，而主張極其不一致。蔣廷黻先生是贊成獨裁的（參觀獨立評論第八十和八十三號），胡適之先生是主張民主的（參觀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最近胡先生又因汪蔣兩先生感電有「中國今日之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政制之必要與可能」的話，作文批評錢端升先生在東方雜誌所發表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參觀獨立評論第一三〇號），申說他以前的主張。

胡先生以爲獨裁不是必要的：因爲獨裁（一）不能促進錢端升先生所希望的沿海各省工業化；（二）不能達到蔣廷黻先生所希望的統一政權。他又不信（一）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黨或是階級，（二）中國今日有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的活問題，使全國能站在某領袖某某階級之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的專制，（三）中國民族今日智識經驗夠不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所以他以爲獨裁是不可能的。

後

平心而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大家應該承認的。汪蔣兩先生是當國的政黨的領袖。他們都說，「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可能」，然則他們一定是承認中國今日沒有能獨裁的人或是黨（？）。

獨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嗎？這當然是要看「民主」兩個字怎樣的解釋。假如民主政治是要根據於普選——就是凡是成年的人都要有選舉權，然後算是民主政治，則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因為中國今日是否有能獨裁的人或是黨，還是個信仰問題——我們不信有這種人或是黨，別人也許相信。至於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的，是大家應該承認的。若是所謂民主政治是相對的，是逐漸推廣的，則當然有討論的餘地的了。前清的諮議局和民國的國會都是「可能」過的了。不過這是不是我們所謂民主政治。

近年以來許多人——不贊成獨裁的人如威爾士 H.C. Wells 如羅素 Bertrand Russell——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為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選舉人手裏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

了字是看體育新聞 *g. Political News*，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罵詈除非是為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定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裏。所以現在違反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

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句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或積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不錯的，但是這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憲政的先進的國家，都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

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

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胡適之先生似乎以為專門技術人才是行獨裁政治纔需要的。事實上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民主也好，獨裁也好，如果國家是現代式的，胡先生所舉的一百五十萬個專家一個也少不了的！英美政治以前比較的單簡，因為他們是實行正統經濟學的放任主義的「laissez-faire」，與政制無關。現在英國也要有專家政治，美國也要有「智囊團」了。因為放任經濟主義在英美也不能存在了。豈但英美，連落伍的中國銀出口也要加稅了。這都是時代的表示。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這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沒有問題，英法美比蘇俄與意大利更要難學。「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要四萬萬個阿斗自己領導自己，新的國家是永久建設不起來。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凡胡適之先生所舉的獨裁政治的困難和需要，都是實行政民主政治所不可避免的困難和需要，而且程度加大。實行政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通的教育，完備的交通，健全的政治。

黨，寬裕的經濟。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

「可能」的程度如彼，「必要」的問題如何？我以為這個問題是很明顯的。中國的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內戰期中。在這種狀況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汪蔣兩先生儘管通電說獨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實上國民政府何嘗不是變相的獨裁，不過不是蔣廷黻錢端升兩先生理想的獨裁而已。豈但我們的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經濟恐慌。在沒有渡過這雙重國難以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實的。胡適之先生自己說，美國「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的國難十倍於美。除了獨裁政治還有旁的路可走呢？

「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應該注意「新式」二字。因為新式的獨裁與舊式的專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說，「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並不是新式的獨裁。獨裁如何纔可以算是「新式」，我以為有以下的幾個條件：



-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
-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材。
- 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

個旗幟之下。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牠於最短期內變爲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

胡適

丁在君先生的星期論文被飛機耽誤了，直到星期二（十二月十八日）始登出。我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他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說的民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一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歷史上看來，這班阿斗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便宜小說」的餘閒來參加政治，也不見得怎樣太糊塗。即如英國，那些包辦，「騙人的利器」的人們，常真能欺騙民衆于永久，豈真能長期把持政權了嗎？倫敦的報紙，除了「每日前鋒」(Daily Herald)外，可以說全是保守黨的。在幾年之前

，「前鋒」報(工黨報)的銷路小極了，直到最近幾年中，他們才採用「讀者保險」計畫，才能與其他通行的大報競爭。然而英國在這幾十年中，保守黨是否永執政權？工黨何以也能兩度大勝利？自由黨的得政權以及後來的瓦解，——更奇怪了！——却正和他們的黨費的盈絀成反比例！美國的全國財權當然是操在共和黨的手裏，然而我留學以來，不過二十四年，已看見民主黨三度執政了。可見這班看棒球新聞，讀偵探小說，看便宜電影，聽「E. 音樂」的阿斗，也不是永久可欺騙的啊！所以林肯說的最公允：「你可以欺騙民衆于一時，而不能欺騙他們于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雖然使韋爾斯羅素諸人不滿意，却正可證明我的意見是不錯的。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

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 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圈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請注意：我不曾說過，「民主政治是要根據于普選」。我明明說過：「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英國的民權，從古以來，只是跟着時代逐漸推廣，普選是昨日的事。所以說普選「然後算是民主政治」是不合歷史也不合邏輯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斗來畫諾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紀裏，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斗曾鼓譟造反的。所以現代的專制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斗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却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即是那長期專政的工具。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斗的「權力慾」，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斗人人自以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奮張的擁

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換句話說：民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干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只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斗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斗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只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斗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難道閉了眼睛，不看見獨裁國家的「靠政治吃飯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騙人的利器——宣傳」嗎？他難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國裏這種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厲害的多嗎？所不同的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斗不畫一個「No」。而在獨裁國家裏，就不容易製造出一個「No」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獨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為，並非是因為那獨裁首領要如此做，只是因為（如在君先生說的）「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丟了棒球新聞來做你的棒喝團，拋了偵探小說來做你的衝鋒隊，你就不能太擺上等人的臭架子，東也有所不為，西也有所不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領他們死心塌地的替你喊萬歲，替你剷除反動，替你擁護獨裁。獨裁政制的成續的大小，和獨裁政制之下民衆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繫于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的程度與經驗。這是一個

## 雙週閑談

近來有幾位獨裁迷在言論界上鬧得真是烏烟瘴氣。在二十世紀，獨裁與民治的官司，早已打完，獨裁即使有優點也終抵不過他的劣點。人類多少年的歷史都已証明了獨裁的失敗與其所引起的危險。而在這個時候，知識界的巨子，言論界的領袖，還來提倡他，頌揚他，真是怪事。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三號 雙週閑談

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為國家謀福，為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的模稜論調輕輕放過嗎？

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救拯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二十三，十二，十八

明 生

！人的見解有時真會出邪的。既然有人要念咒誦經以救國難，自然也就會有人盼望新式的獨裁出現了。不可信的事在這個落伍的國家裏，偏偏會有人相信。但我們要知道迷信獨裁比迷信宗教，更能引起不可收拾的政治的汎濫啊。

九

獨裁的弱點，政治思想家早已說得十分透澈。我現在不須去搬出政治思想家的祖宗，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來。也不須去遠溯洛克與盧騷的言論。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論代議政體」第三章，有一段評論獨裁的話，似乎值得翻譯出來，介紹給獨裁迷。我是奇怪的是穆勒這本有價值的著作，至今中國還沒有譯本；這也許因為他的議論牽涉英國的政治稍為多一點。下邊是我的譯文。(根據每人叢書本，二〇二至二〇七頁)

「假使可以保證有好的獨裁者，獨裁的君主政體一定是最好的政體，這是向來(大概自英國自由的全時期)的公論。我以為這個論調是對於何為好政府的一個極端的，並且最危險的誤解。這個誤解，如果不除掉，便會致命的妨害我們一切關於政府的討論。

「他的假定是：獨裁的權力操於一個特出的個人手中，便可以保證政府的一切職務都可以仁德的，明白的處理了。只要在國家的狀況和知識的道德的修養，程度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好的法律可以成立，推行；壞的法律可以改良；最好的人們可以被安放在負責的地位；公道也可以執行，加給人民的負擔輕而適當，行政的各部分可以廉潔的，明白的進行。為討論起見，我情願讓步接受這個假定；

但是我一定要聲明這是多麼大的一個讓步，即便要得到近乎以上所說的結果，所需要的條件，也比這個簡單的名詞，(即好的獨裁者)，所含的意義多多了。要實現以上那些結果，實在需要一個全知的君主，不僅僅是一個好的君主。他必須時時對於全國各地各部分的行政的進行，正確的，詳細的知道，他必須在每天二十四小時裏(一個君主與一個最卑賤的勞動者一樣，的祇能享用這樣多的時間)對於這個龐大事業的全部分，分出精神來，做有效的注意與監督。或者至少他須從他無數的人民裏，能夠分別並選拔，不但許多誠實可靠，能幹，配在監督與統制之下進行行政各部分的事務的人們，並且還有少數德高才長不必待監督即可信任，和可以監督旁人的人們。做這樣的事業得需要這樣大的本領與這樣多的精力，所以我們不能想像我們要這樣好的獨裁者會答應担负這個事業。除非他為逃避一些忍受不了的苦痛，把它作為預備做別的事情的一個過渡辦法。但是即使不把這筆大款加在帳內，我們的討論還可以成立。就算這個困難消除了。我們會有什麼呢？一個有超人的精神活動的人管理若干被動的人民的一切事務。人民的被動性即含在絕對權力(獨裁)的觀念之內。民族全作，乃至構成民族的每個人，對於他們自己的連命，沒有

一點發言權，對於他們全體的利益，不能行使他們的意志。一切事情全被他們自己意志以外的一個意志，替他們給決定了，他們不服從這個意志；在法律上，便成了犯罪。在這樣的統治之下，可以產生出什麼樣的人呢？他們的思想的或其他活動的能力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發展呢？對於純粹理論的事物，也許可以讓他們去思致，祇要他們的思致不會牽連到政治，或與實際的政治沒有絲毫關係。對於實際的事務，最多祇許他們給一點暗示；即在最溫和的獨裁者之下，也祇有已被認為最優秀的分子纔能希望他們的意見，可以行使行政的人們知道，然而仍難得他們的注意。如果一個人對於不會具體化的思想，肯費力去思索，對於沒有機會行使的能力，肯費力去歷練，這個人一定是對於練習理智的本身，有非常的興味。一代之中，祇有極少數人是如此。至於一般人必須靠着思想可以實用的希望，才可以促進他的心靈的活動。這並不是說一個民族完全缺乏思想的能力。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不得不做的日常事務，在某種狹窄的觀念的範圍之內，需要多少智慧與實際的能力。也許有一個特殊的學者階級，為實用起見或以研究做消遣，而在培植科學。還有一個官僚階級，以及在受官吏訓練的人們；他們至少必須學習政府及行政的箴規。也許

還有（實際上曾有過）全國最高智力的有系統的組織，向着一個特別的方向（常在軍事方向）發揮獨裁者的偉大。但是一般民衆，對於一切主要的實際事情，全不知道，并且，也就沒有興味。即使他們知道一點，也只是外行的知識，好像從來沒有摸過機械的人對於機械技術的知識一樣。他們所苦的不僅僅是知識的貧乏。他們的道德也受摧殘。人類活動的範圍，受了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情操便也同比例的萎縮。情感的營養品是動作，即連家庭間的感情也靠自願的服務維持着。不讓一個人同他的國家發生一點關係，他也就不理會他的國家了。古時常說，在獨裁制度之下，最多祇有一個愛國的人，就是獨裁者自己。這句話實在是正確的認識了絕對的壓迫（雖然受一個好而聰明的獨裁者的壓迫）的影響。有人也許想，至少還有宗教的勢力，可以提高人們的眼光與思想。然而在這樣情形之下的宗教，即使不受獨裁的惡化，也與社會無干，他縮成個人與其上帝間的私人關係，這個關係上的切要問題祇是個人的得救。如此形式的宗教與最自私的，最狹窄的自我主義，完全相合，使信徒一點不能同情於他的同胞，像一個人不能感到別人身上的感覺一樣。

「好的獨裁政治是那樣的政府，在這政府之下，

只要依賴獨裁者，便沒有官吏的積極的壓迫；人民全體的利益，都替人民管理了，與全體的利益有關係的思想，也全替人思想了；因為人民放棄，並且同意放棄，他們自己的精力，他們的心理便也變化了。把事情交給政府，正如把事情交給神明一樣，等於自己一點也不管，如果所得的結果不幸，就認他為自然的災害。因此除去少數為思致本身發生知識的興味的勤勉人之外，全體人民把智慧與情操都放在個人生活的物質的趣味上，等到物質的需要滿足時，就放在個人生活的娛樂與裝飾上。我們這樣說，就是說，如果一切歷史的記載是有價值的話，這個民族已到衰落的時期了：就是說這個民族曾經達到了可以往下衰落的程度。假使他向來就沒有進步到東方民族的狀況以上，那末，他便繼續停頓在那個狀況裏。但是，假使他像希臘與羅馬，會以精力，愛國心，心靈的發展，（這些性質完全是自由所結的果，）進到比東方民族更高的地步，他在幾代之中，便衰敗成東方的國家了。那樣的國家並不是愚蠢的安靜，並不是有把握可以防止變得更壞；他常被一個比他強大的獨裁者，或鄰近的仍然保存自由的精力和殘酷的氣質的野蠻民族，所蹂躪，所征服，而淪為奴隸。

「這不僅僅是自然的趨勢，乃是獨裁政府的固有的必

然性；這是沒有辦法的，除非獨裁政治答應取消獨裁政治，除非這個假設的好的獨裁者停止行使他的權力，雖然仍舊保留他的權力，但讓一般政務，像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那樣的進行。這樣的事，雖然是極少可能，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獨裁者遵守許多憲政上的條規與約束；他也許允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使人民得造成並發表對於國政的輿論。他也許容讓人民自己處置地方的事務，不加政府的干涉。他也許甚至於在他左右設立一個或多個的政治會議，會員則由人民全體或一部分選出。而他自已仍然保留徵收租稅權，最高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如果他這樣做，他讓出這樣多的權力，便可以消除一大部獨裁所特有的弊病。政治活動與處理政務的能力從此便可以不受壓迫的從民族中生長起來；所造成的輿論也就不僅是政府的應聲蟲。但是這樣的進步便是新的困難的開始。這個不受君主支配的輿論不是贊成他，便是反對他，二者必居其一。所有的政府必然會使許多人不高興，現在這些人既然有了正式的機關，能夠表示他們的態度，必然常常發表反對政府設施的意見。如果反對政府的意見居多數，這個君主怎麼辦呢？他改變他的路線嗎？他服從他的國民嗎？如果這樣做，他已經不是獨裁者，而是憲政的君主了；他是人民的機關或

首席大臣，所不同者就是他不能退位而已。如果他不一樣做，他不用他的獨裁的權力壓倒反對，就得引起人民與獨夫之間的永久的對敵；這個對敵祇有一個可能的結果。即使消極服從的宗教原則和神聖權利也不能永久阻止這樣情形的自然結果。君主不得不屈服，遵從憲政上君主特權的條件，不然就得讓給另外一個願意遵從的人。這樣的名多於實的獨裁政治，便失去獨裁君主政治所特有的許多利益，但他可以在極粗淺的程度內實現自由政治的許多利益。因為人民無論實際上享受多大的自由，他們不能忘記他們的享受，是在容讓與讓步的條件之下。按現行憲法，這些自由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在法律上，他們是奴隸，雖然是一個謹慎的或寬大的主人的奴隸。

『如果急性的或失望的改良家們，看了人民的愚魯，冷淡，不服約束，怪僻的頑固，處了自私的個人利益利用自由制度賦與的有力的武器所造成的惡化的團體，而歎惜於大家有益的改良之受阻撓，於是希望一個強大的手脫出來推翻這一切的阻撓，強迫頑梗的人民得受更好的統治，這並沒有什麼可怪。但是（雖有一個獨裁者偶然除去世一弊，而九十九個獨裁者，祇有加添弊害，這事姑且不論）凡向這個方向求實現他們的希望的忘記了好政府的一

個主要成分，即人民自身的改進。自由的一個好處，便是在自由之下，統治者對於人民心的理不能不聞不問；不良人民，便不能為人民改良他們的政務。假使不管人民如何，而好好的統治人民是可能的，那末，他們的好政府所能延長的期間，也就等於受外國軍隊壓迫的人民不靠自己的努力被解放而獲得的自由所能延長的期間一樣。誠然，獨裁者可以教育人民；果真這樣做，即是他的獨裁政治的最好的辯護。但是凡以造就人，不以造就機械為目的的教育，早晚必使他們要求自己來支配自己的行動。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曾受過耶穌會的教育。這樣看來，即連耶穌會的教育，也足以喚起求自己的欲望。凡是可以增長能力的東西，無論增長的如何少，都會增加要求更自由的運用能力的欲望。平民教育要是不能引人發生希望，發生要求，便是失敗。

『我絕不非難在極端危急的場合，以臨時的迭克推多制，採取獨裁的權力。古時的自由民族曾根據自己的選擇，授與這樣的權力，做為一種救政治上非用猛烈手段不能全愈的疾病的必須藥劑。但是接受這個獨裁權力，雖然嚴格的限定期間，也是不能饒恕的，除非像機命或舉得古斯那樣，用他借取的整個權力解除那些防害民族享受自由

的阻力。好的獨裁制完全是一個謬誤的理想，他（除為一些暫時的理由而採用的一種手段以外）實在是一個最糊塗，最危險的幻想。南害相較，一個好的獨裁制在一個文化多少進步的國家裏，比一個壞的獨裁制，為害更大，因為他更使人民的思想，感情，精力鬆懈與萎頓。奧古斯都的獨裁是把羅馬人預備好了來承受提庇留的獨裁的。假使羅

馬人的氣質的整個格調沒有先在前兩代的溫和專制之下受過摧殘，他們也許還有充分的精神來反抗一個更討厭的獨裁。」

☆ ☆ ☆

穆勒的思想精細，文筆簡潔。我的譯文不敢比擬。但我相信至少他的原意已經忠實的獻給讀者了。

## 歐游隨筆 (七)

蔣廷黻

### (七) 在蘇聯最後的感想

到了十一月初，我在蘇聯的事業可算完了。要見的人大概都見了。蘇聯現今的國際關係，能從私人的談話知道的，也就了解到相當的程度。檔案，是蘇聯中央檔案保管處願意給我看的，我都看了。關於這一點，我不免失望。在未離國以前，我已經有信，具體說明我要研究什麼文件，請北平蘇聯領事館轉莫斯科的，「文化協會」(V.O.S.)。據領事館給我的回信，我以為我的請求已經得到允許了。我於八月二十六日到莫斯科，九月十號去到軍格拉，十六返莫斯科。這時外交部及文化協會的人都說還有兩三天就預備好了。殊不知連等幾個「兩三天」就到九月底了。我

決定要問出個究竟。我告訴文化協會的先生們說：「各國檔案公開的程度和方法原有各國的特別。如日本，是完全不公開的。萬一蘇聯不願意公開的話，請告訴我。我一定不怪你。這種釘子我已撞過不少了。我因為聽說共產革命以後，帝俄時代的外交文件完全公開，所以我纔敢有這種請求。」他們回答我說：「請你耐煩一點。這事手續太複雜了。我們天天打電話給中央檔案保管處去催。一有回信，我們就通知你。」

自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發表的外交史料的確不少。最近又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係——一八七八至一九一七」一部大史料集問世。這書出完的時候總有三四十册。我



只看見五冊（北平政治學會圖書館有德文翻譯本）。此中關於遠東的材料確不少。我因為知道有此書，所以我只請求成豐及同治年間中俄關係的史料，內包括（一）木里維岳幅（Muraviev）在黑龍江流域的活動，（二）普提亞丁（Poutiatin）在天津的交涉，（三）伊格那特葉幅（Ignatiev）在北京的活動及（四）伊犁問題的文件。這四種材料之中，最不要緊的是第二種，因為成豐八年的中俄天津條約毫無特別。中央檔案保管處所給我的就是第二種；其餘一紙一字都沒有拿出來。在研究第二種的時候，我沒有參攷的書籍在旁。我只好靠我的記憶來評各文件的價值。文件都是普提亞丁與英法三國代表往來的函件，十之七八已在該三國發表。最有史料價值的（以先似乎發表過）是普氏給英法兩代表表的書，勸他們承認直隸總督譚廷襄的「全權」而與他開始談判。普氏以為中國政府所賦予譚總督的權力已不少；他又謂西方國家不能一下兒就勉強中國接收西方國際交涉的成規。知道「全權」問題在中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人，尤其是在英法聯軍之役的重要，就知道普氏這信的重要。

為什麼蘇聯只給我第二種，不給我其餘三種呢？給我第二種是給我留面子。俄國人自以為深知中國人的心理；在其對中國的外交，這種心理知識是時常運用的。不給我

其餘三種是因為俄國有所顧忌。俄國人怕我們根據歷史來圖收復黑龍江北岸及中央亞細亞。他們更怕日本根據滿清昔日的主權所達之地來圖創造更大的「滿洲國」。其實這種顧忌是很幼稚的；就是沒有俄國方面的材料，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國土往年包括些什麼地方。而且至少我們中國人沒有人作收復黑龍江北岸及中央亞細亞之夢。俄國人未免看重了我的學術研究的政治意義。

到了十月二十左右，這部研究工作完了，我原可以離開莫斯科。不過到了這時我好像在赤都生了根一樣。我的朋友——中國人與俄國人——多了。我的俄文頗有進步；拿着字典可以勉強看書。「消息」報及「真理」報簡直看上癮了。誰能讀拉底克（Karl Radek）的時論而不想多看呢？書店我也視熟了好幾家。俄國要人的文集及共產主義研究院（Communist Academy）所發表的中國共產黨運動的史料等等是無法拒絕的。在中國，我們無法知道共產黨究竟怎樣改造鄉村經濟及社會（關於中國城市的改造，共產黨尚只有理論）；在莫斯科，我們雖也不能放鬆出究竟，我們確能看得到共產黨的自述及自辯。因為共產主義問題的重要，我不妨多費點篇幅。把我最近的感想寫出來。

杜洛斯基派批評第三國際所指導的中國共產運動說：

「只有勞工，工廠的勞工，能作共產革命的中堅。中國的共產革命反以農民為中堅，以鄉村為根據地。這絕不是階級革命，也是絕不能成功的。中國所有的所謂共產革命不過是農民暴動及少數共產黨員投機的利用。」斯大林派的回答說：「中國的革命運動雖偏重鄉村，然農民確有階級的覺悟，且勞工參預其中的亦不少。革命運動所以暫時不到大都會的緣故，是中國的情形有特別。帝國主義的強權在中國的大市鎮及內河均具有堅強的武力。紅軍在中國的實力不充足。目前若與列強的武力衝突，其結果不過空作犧牲而已。」這個辯論是富有意義的。換言之，中國若要實行共產主義，照斯大林派的想法，其最大的障礙不在中國的人民，政府，或軍隊，而在英美法日，尤其是日本。這四國的勢力，至少日本的勢力，沒有打倒以先，談不到共產革命。這樣，今日的中國豈不是成了世界共產與反共產戰爭的犧牲品！我望國人把我們的問題從這一方面加以研究。

斯大林指導下的第三國際確又進一步的說：「中國的政府是地主與資本家的政府。這些人，為保存他們的階級權力，不惜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甚至借帝國主義者的力量來打倒人民的革命。他們——地主和資本家——情願把國家送

給日本人，不願把政權交給共產黨。所以中國要得解放，非先革命不可，非先打倒內敵不可。內敵就是地主及資本家及代表他們的愈態的政府。」蘇聯的歷史家甚至拿這種觀念來解釋中國歷代對外的一切失敗。他們說，李自成和張獻忠是十七世紀的革命領袖；吳三桂代表地主及資本家引用外援來打倒革命！這個歷史觀的是非原無關宏旨。算牠完全錯了；並不能證明第三國際對當代中國的觀察也就錯了。我把這個歷史觀說出來，不過要說明莫斯科的中國觀念系統化了到何等田地。

這個觀念系統包括好幾個複雜成份在內。第一，他認中國的民衆富於打倒帝國主義的力量，應該利用的。這一點我完全承認。我們如能喚起民衆，我們的國力必能提高好幾倍。我在定縣看見的青年農民就給了我這種印象；這是我擁護平教會的基本緣因。我寫「經過滿洲國」那段遊記的時候，曾指出國民有酒極與精極的分別。不過我以為我們對於民衆的力量，只可以信，不可以迷信。「三軍不可奪志」；誠然，但徒有堅強的意志而沒有堅強的軍器及軍事訓練仍不濟於事。列寧可算一個篤信民衆的革命領袖了。在一九一七的冬天及一九一八的春天，德國向蘇聯革命政府提出各種不講的要求的時候，列寧的同志主張抵抗

這句話的說法是，目前的革命是  
是可以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內實現的

的很少。他們要拿民衆的革命戰爭來對付德國的陸軍。列寧的頭腦就比較現實一點；他知道民氣不足以抵抗德國的炮火。所以他堅持必與德和。

第二，莫斯科的觀念系統認民衆的力量是潛伏的，必須經過革命始能發洩。這一點我也承認。革命是提高民衆力量的最有效的法子。在十八世紀的末年，革命的法國幾乎把全歐都征服了。列寧以停戰爲他的主要口號之一。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白俄與列強聯合起來的時候，蘇聯的人民反不顧一切的犧牲終把敵人打敗了。莫斯科有紅軍博物院。臨行之前，我到那裏去參觀。紅軍從革命得到的新力量擺在觀衆目前，無法否認的。十一月七日，蘇聯舉行革命十七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得有機會——蘇聯外部把我當作中國世誥的客人，送給我請柬——到紅廣場(Red Square)去參觀閱兵典禮。這個經驗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蘇聯不但有最新式的軍器，且有具有宗教熱忱的兵士。我以爲在將來的大戰之中，紅軍的成績一定不在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軍隊之下。所以我承認革命有發洩民衆力量的功用。不過中國要什麼樣的革命頗有問題。如果說，僅獨俄國式的共產革命能夠發洩民衆的力量，那完全與事實不符。中古程架默得門徒的新月軍，十七世紀克林威爾的鐵軍，

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軍，都因受過革命的洗禮而立千古不滅的奇功，但都不是共產革命的產物。

賀龍毛澤東所領導的紅軍算是能以寡敵衆的。第三國際自然把賀龍的軍隊當作共產革命的產物看。我們不必爭辯江西赤區的革命是否共產主義的。無論如何，赤區的經濟制度與俄國的經濟制度不同。在赤區內，土地革命的結果產生了無數的小地主，實行了耕者有其地。俄國所行的是集耕制度，不是分耕制度。斯塔林以爲僅獨集耕制度能運用機器，因此集耕制度在經濟上必勝分耕制度。俄國近三四年最大的衝突是地主之抵抗集耕。共黨在江西不但沒有實行集耕，並且把所有提倡集耕者看作過激份子，搗亂份子，反革命。幹部固能自圓其說：分耕是革命的初步；等到共產勢力穩固了，然後再進而舉行集耕。不過江南的稻田是否宜於集耕，宜於利用機械；是個實際問題，不是個主義問題。此外關於商業，蘇聯絕對實行國營；赤區則維持貿易自由。我在莫斯科仔細把中國各赤區的情形研究一下，覺得中國共產革命，除標語及黨的組織外，像俄國革命的很少，像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的反多。如我這個結論對，我以爲我們對付的方法不能不再加斟酌。赤區人民所得的實惠僅分了大地主的產業。爲了這點實惠，赤區

的人民就願與共黨同生死。在政府方面，爲維持地主階級利，值得費全國的財力和武力來恢復原狀嗎？縱使我們承認產業的神聖，我以爲我們如把劃共的軍費的三分之一拿來收買地主的土地，江西早已肅清了。共黨如組織政府，或以武力反抗中央，中央勢必以武力消滅之。中央若成中央的話，凡以武力反抗者，中央必以武力對付；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擁護中央。但在劃共的時候，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所劃的是共黨的偽政府及其武力，不應該再分耕制度。

江西事完了，前面尚有更嚴重的，更複雜的四川問題。我個、對於四川問題是不樂觀的。

倘若中國沒有共黨，農村問題還是存在的。我知道農村問題不是單靠打倒大地主所能解決的，不過我以爲「耕者有其地」這句話的實現，無論如何，是解決農村問題方案之一部分。中央如能毅然決然向這方走，不但共黨不足除，農村經濟可得相當的復興，而且在對付未來的大戰，政府的後盾將雄厚多了。

第三、莫斯科的觀念系統認中國的資產階級無抗外的意志，是甘心的帝國賊，這奇怪極了。在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對敵的時候，共產黨總說國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和工具

，無產階級定無國的，不要國的。現在反說只有中國的共產黨要國，資產階級倒不要國。這種宣傳的作用是很明顯的，直不得辯。我看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念比無產階級的，普遍說來，還是較深；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現今這種飢寒交迫之下，沒有少許國家觀念，已經了不得了。同時據我在俄國的觀察，俄國人的愛國遠在我國的資產階級之上。天下有許多事情是稱名不變實的。

俄國在革命以前已是世界強權之一。革命以後，經過十七年的奮鬥和建設，又成了世界強權之一。我以爲蘇聯，論其國力及國險地位，毫無問題是當代的強權之一。凡想蘇聯簡直不能與日本敵，或蘇聯內部不久就會發生大變亂的人，我以爲都是作夢。中國呢，在革命以前，是個弱小國家；革命以後，到了民國二十三年的年底，還是個弱小的國家。爲什麼中俄的強弱有如此差別呢？不錯，論地之大，物之博，中國不及俄國。然而天然環境遠不及我們的也能在世界上作個強權。最可注意的，俄國一般人民的隊伍有如我國。恐怕俄國農民的愚蠢和懶惰反在我國農民之上。俄國平民的程底簡直不能與歐西比。這是俄國工業化最大的困難。那末，帝俄和蘇俄何以均可當強權呢？此中主要的原故不是別的，是帝俄和蘇俄有個小小的統治

梅斯 118

前 118

階級，其知識和辦事能力都得上歐西的統治階級。蘇俄接收的遺產，最寶貴的：是科學家，工程師，文人，美術家，軍官及他們所創造的知識標準，建設標準，意態標準。我們看不滿清遺留給民國什麼人才的產業。在民國元年，國內有幾個工程師，科學家，文人，美術家，軍官，其成績到達了歐西的水平線？我們國家的隊伍是統治階級的

隊伍。俄國的人民雖落伍，但統治階級不落伍，所以俄國有辦法。我們的人民落伍，統治階級也落伍（最使我感覺我們統治階級落伍的是中央及各省政府派出來的各種考察團，尤其是軍事考察團），所以我們追不上時潮，應付不了時局。我們的任務還是大膽的，不顧後的，猛進的西歐化。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書於柏林

## 憑藉（續）

壽生

臘月十五的下半天，桿子從場上稱了預備拜年送保爺的豬腿回來，坐在門口吃烟，看見由那邊村頭來了三個人。一個手裏提個烟匣子，背上背個傘籠子，但放的不是傘，是一枝銅包頭亮晃晃的烟槍。一個背一個花背籃，空的，拿一柯尺把長的草烟竿。這二人，都是一二十歲的年輕人。還有個三十來歲的陰拖拖的跟在後面。一直向他走來。桿子常在城裏跑，是很見過一些世面的，一看就知道是衙門裏的帽頂，慌站起來打招呼。「有個叫馬來貴的請問是那家？」呵，唉，……那，就是收，請進屋坐，帽頂是那家？「呵，……那，就是收，請進屋坐，帽頂是那家？」呵，唉，……那，就是收，請進屋坐，帽頂是那家？」呵，唉，……那，就是收，請進屋坐，帽頂是那家？」

想不到天壽去告案，不免有點兒悔意。鄉下人有句說他們怕差人的話：「關王易見，小鬼難纏；不怕老爺的硬板子，只怕差公的軟彎繩。」又想，五輩人沒有差人上過門了，現在年三十夜的弄些差人來，真是，唉。但一想到保爺，心安了些。差人們進門，把東西放下，一個個伸了伸懶腰，毫不客氣的喊「快拿洗腳水來。」桿子奉命唯謹。急吩咐家裏人弄飯，泡茶。那位打空手的洗了腳，吃了一竿烟，無憑無故的發脾氣道：「姓馬的，跟老子有趣點，老子不是自己滾到你家來的，正月忌頭臘月忌尾，不是縣長命令，誰愛出門。到你這裏這一陣，烟舖不舖，糖不找點來，水果不預備點，你沒見過也該聽過，這是老子們

有癡的人容得一個時候的嗎。難也不見捉個把來殺。等老子們白坐着，難道一定要老子開口。是行家，要祭閉口佛，不祭開口佛，哼！」他說了就直條條的躺在火舖上，連一連二的打呵欠。那背烟槍的個說：「老馬，快去找油來灌燈，大哥發癡了。烟完了，快找幾兩陳烟來熬好。」那一個又死眉翻白眼的說：「有米口袋，裝一袋米出來，我還要背進城呢，家裏等用。有豬肉，要一塊。」禪子自從得保爺後，從沒有受人大聲吼過一句，只有自己說人的，就是那天在子人尊萬人敬的「大公」前，也不會低聲下氣，今天可不能不忍氣吞聲了。他們要一樣，禪子給他找來兩樣。喜容悅色的陪他們燒了烟吃了飯，又出去找新鮮水果來給大哥解烟喉。大哥一翻眼，看見壁頭上一枝楮廳，就命令：「老馬，把牠拿去紅燒，明早上下飯。」禪子聽說，嚇慌了，說：「對不起，大哥，這是送保爺的，明早上我去河裏找幾尾魚來給大哥吃，囉囉。」所謂保爺者，一定是有些來頭的人了，這惹起了大哥的酸意，把剛才禪子的孝順逼沒了，罵：「餓，你要抬出大帽子來抗我？老子就不信這些教。」禪子拿着一個茶碗，往香火上去打去。禪子慌陪小心，急叫燒禱廳。還虧得那位「小帽頂」幫着勸，大哥的氣才消。慢慢言歸於好，擺龍門陣。「你保爺是那

個？」「朱二老爺。」「哦，二老爺。不要緊，都是一把子的人些，他同我們班長王福，一年要交往好多生意呢。乾大少爺，以後的事好商量。」禪子經他這麼一喊，心頭不禁發癢。雖然受了這樣多氣，踏踏了好些東西，有點心痛，但是那能不快活呢？他有保爺後，這是第一次被人叫少爺呢。他又不能不感喟鄉下人真笨，稱呼一點不講究，老是禪子禪子的；而悅服街上人之「懂禮」了。這時禪子心頭之癢發發恰恰如漢高帝感嘆「今而後乃知皇帝之貴」時的癢發發。兩人益談益上勁，一直到磕睡上了眼，禪子才進自己的小屋裏去，老婆正在切肉。他還在細細回味「大少爺」。正要想上床去睡，忽然聽得堂屋裏「吃囉囉」的一聲，他慌出去看，原來是小帽頂拿一柯竹竿，把梁上吊的一陀包谷戳下來了。禪子慌喊：「老哥子，那是我們選擇留下的種子，你愛吃包谷，我們格外有。」「誰不知你格外有，因為大哥愛吃包谷花，看見這幾個包谷太好，叫拿來炒包谷泡，替你腫腸爛。」禪子不敢出聲。反說：「大哥，我這回真要去睡了，對不起不能陪你。」這樣那樣整整鬧了一夜。禪子想，再鬧一天，不得了，地馬龍神都要跑。第二天下午，大哥一起來，禪子就捧出三十吊錢，一碗鴉片烟來，說了好些大少爺不曾說過的話。又說「大

哥先走，我隨後就來，只要到保爺處一呼就有我的。」才把財爺送出門。

鄉下人是最怕事的，但在他心一橫的時候，他就不怕了。也是最愛錢的，只是爲一點小錢心裏一痛苦，在一股子勁想應付對手的時候，他就不難去多花冤錢了。「他們」就因爲這一點愛「他們」爭氣的脾胃養胖了街上許多很光彩的差頭紳士。

桿子想到衙門，想到縣長發氣驚堂拍桌子的响聲，着實有些害怕，但隨着「保爺」浪花在腦海裏一翻，他又泰然了。「把契紙拿去交與保爺，由他老人家辦，無事不了」。

鄉下人有其爭田，搶水的事，在還未闖進城時是爭田搶水；到神差鬼使一闖進衙門了，第一步望的是怎樣把這事情卸脫，然後才期圖能打一個「贏官司」。「這時他們要的是贏官司，也只能贏「官司」。這時爭的也不是氣，一會到老爺，先生氣早平了，爭的是「臉面」。傾家破產把這臉面從城裏背回去，再一天餓起肚子，含着眼淚在山上沒命的工作。自然這「臉面」的質料，他們是不清楚的「他們」當時所見的，只是賣主很高明的廣告藝術。

桿子到保爺府上，豬肉，洋烟，雞蛋陳一桌子。「保

爺」知道他來了，呀人喊他到內屋裏舖舖去。二老爺這樣一個人，身高三尺五，滿臉絡腮鬍，一個馬臉臉，和人說話時都是把嘴一湍，收小一隻眼睛，放大一隻眼睛，看着你，那意思是說「我的心你都給你看了，我們是莫逆的人叟，什麼事不可商量呢。」他一看見桿子的情景，就知道有事，心裏暗暗快樂。問：「你年三十夜的，進城有那樣事？只要你們一進城，我就深怕你們有不順意的事，乾爺保爺的，這顆心是離不開的。」來看看保爺。抽煙，抽煙，夾七夾八的亂說，混了兩三個鐘頭，快要吃晚飯了，桿子才冷冷淡淡的說：「保爺我來找你老人家商量點事情。」唉，要算你們，望着有要緊事來找人說話，別人問他，他還不說，等別人要想做別樣事了，他才說。你們這些脾胃，要不得。頭場你八乾哥的媽病了，進城找醫生，他一來我就問他有什麼事，他不說，——還送我一碗上好的火石地出的白香烟。半天，她說母親病了，幫實得很，請我馬上替他找醫生。這個，這個，這這這，你們都是這樣。「桿子等二老爺指教完了，才小心的清楚的一個「轎人」不帶的把天壽要取田的事，原委奉告。二老爺小着一隻眼睛，很焦慮的看了桿子一陣，脚在地上一踏，才說：「這是什麼時候，你還這樣！待兩天，封印了，不要多費時

日嗎。一唉，這個，又是我的麻煩事了。再麻煩，你的事，我能不能管嗎。這個，這個這個，你這案子，險得很：一，你卡紙不取。二，污人名譽。三，詐財。四，爲富不仁。五，連累得都不好！依勢陵人。這五樣，要認真起來，合起算，罪該多大！這個案子確險，嚇人！」以上的話是一腔一板的，慢慢說的，還加上一些千變萬化的臉色。突然，把聲音提高，很氣憤，嚴正的說：「但是，來貴，

我能讓你吃虧嗎！我朱唐潔，護一個自己的人，都護不下台，還成了貴，你一式放心有我，有保爺。這點小事，算什麼，你就把天踢翻了，我有本事拉轉來，只要你一事由我。周天壽，可惡，他傷犯你，就是同我鬥法，要給他點利害嘗。這一次是小事，以後你還要在鄉下做人嘞！這事情要費點事，一不惡緊！縣長同我是呼哥呼弟的朋友。哈哈，太太和你保娘才好，有一次當着多少人喊你保娘作姐姐。這要那樣緊花幾個錢，錢是身外之物，在人面前的臉面要得緊嘞，依保爺的，只要在衙門裏花點錢，包你好看。貴，我們人生處世，有句古言說得好：「一事擋不開，萬事湊攏來。」薛仁貴你是曉得的，他一箭就定了天山。貴，你一身的關節在這一次囉！這一仗打勝，哈，哈，哈，哈，哈就好了！這個這個，貴，我兩保爺不能去這個場面，是

不是？幹；有我。」用手在烟盤子上一拍，烟具跳動得「花湯」的一聲。桿子的心就跟着「保爺」的臉色，聲調起伏飛騰，興奮得腦大身粗，保爺的話完說時，他眼前的一切都變成高貴，勝利的了。用了很大的力，才說出一句：「我一色靠保爺，保爺（怎樣也）做爺好。」「貴，你五乾哥在下首點開棧房，你是知道的，吃了飯你就走他家有，接近點便當些。」「我把紙交給保爺。」「嚥。」

二老爺呼人打聽知道周天壽落在班頭「黃玉黃頭」家。到半夜才叫人把黃玉請來，黃玉一進屋就問：「二老爺，又有那樣事找在我頭上來了？」「不用來那些調門，快來燒烟。」「快到了，手邊緊得很，還望二老爺想個法」。「老哥，不用裝窮訴苦，我不會向你借錢的，你吃，你吃，一問你，周天壽是你什麼人？」「什麼人也不是，有一點比北京還遠的親。」「這好。馬來貴是我乾兒子，我自然不能不管。這事情我們看怎在衙門裏把他按下，總不能讓這點子事叫我兩個比手脚，是不是？」這話說完，有隻眼睛小得利害。「噯呀，二老爺，你總不肯聽過我一次，我過三十夜的東道都望在他身上出血吓。不過，你老人家吩咐什麼，我怎好不聽呢。最好，二老爺先借三四十吊錢給我用過這幾天，好嗎？」「可以，可以。你急什麼，



我又不是要搶你的財神。把衙門裏的路子打好後，你那邊的人我不過問，由你擠去。我這邊的你也不用管，由我處置。到已經可以的時候，我們私下給他們了結就是了，總要設法叫他們都滿意。這些一切都有我辦，你只把你的龍緊點就是了。」「好的，好的，全憑二老爺照顧。」黃玉在這邊得了三十吊回家。

二十的早上，二老爺叫桿子來家吃早飯，對他說：「這兩天我腳板皮都跑脫一層了，這事情太辣手。前晚上縣長親自讓我到簽押房裏去把狀紙給我看，嚶呀，那上邊十條十款的說得了不得的很。縣長說這事情他都很爲難，你想那邊的理由太充分很了，過堂時怎麼說呢？縣長滿口說對不過我的話，叫我不用管。你想，縣長這樣的內心話都對我說了，我還好怎麼說呢，只得請他看情維持維持，後來找出來時，縣長的三小子才對我說，那邊是縣長面前的紅人黃玉作靠竿，已經在裏進了水了。你看這事情。」二老爺說到這裏兩手一抱，頭一偏，做出一種很煩腦的樣子。桿子簡直嚇呆了。「不過我能這樣放手嗎？哼，黃玉，這回我不把他打下馬，不算角色。貴，你怕什麼？有保爺在！」在此突然停住，嘴一湍，很親密的走到桿子身邊去，左手掌斫在口邊，右手把桿子的頭撇低下來，耳語道：

「你保娘才神通廣大，她只是不肯輕易出馬，但你的事情也不能不管了。後天叫你保娘去請太太來吃飯，一說，無事不了。貴，一式放心，有保爺。」用手在桿子身上一拍。桿子那會沐過這樣的光寵？身子都酥了。「嚇，是是，保爺。」「貴，我殺了三個過年豬，還不夠用，不聽你們近圍轉有肥豬沒有？一則，請客，自己殺個豬，樣也便當些是不是？哈哈。」「保爺，我還有個肥豬沒賣，就去找來吧。」「這也好，拾來用了再說。有子雞母最好找幾隻來，後天好調湯。後天你來這裏幫忙，也好看看太太，這典子是不易碰的，貴，我要讓你見見世面，哈哈。這個沖頭都好，哈哈，快吃完了，人客多，人客多，哈哈，可惜可惜，那個香味真好，哈哈，哈哈。」「保爺，我那里還有兩碗，你老人家愛，一共那你老人家拿來吃。」哈哈，那個烟的香味沖頭好，哈哈，哈哈。這個這個，這個，這貴，這個官司，要好看點，你我兩保爺的臉面，是不是？縣長太太，我們送五十塊，是不是？囉，這算什麼。黃玉，你周天壽錢多，你越不過我這個身分去，是不是？縣長「太太面前還是」情面要得緊嘞！貴，差不多的人，有錢也放在好看處！是不是？哈哈，哈哈，貴，保爺那樣不

想你們站在人面上呢！」

二十二，桿子一早起來，就到二老爺家去洗棹子抹布，做些二老爺家的用人不愛做的粗活。一直到了下午七點鐘客才來齊，安席吃飯。在傳菜時，桿子想任端菜的差使

，好瞻仰瞻仰縣長太太，他的意思沒有表白得完時，早被用人些笑够了。「你以為像你們鄉下，只要有個人腦袋還在頸子上，就四處去得嗎？這是什麼地方，這請的是些什麼客，要你去端菜？常在這裏跑，眼睛也該學亮少點，還在鄉巴蕪的，拿起一個心子亂想，拿起一張嘴巴亂說。」看着一碗碗稀奇古怪的菜端出去。這些新經歷使得他滿心歡喜。紅的辣椒，黑的木耳，綠的分葱，白的蒜片，雜炒在各樣的菜裏面，多美麗！萬想不到一個豬身上的肉

，在街上廚子手裏會做出這樣多花樣來。他全未想到她們是在吃他。起先是斯斯文文的，吃到後來，太太們也大說大笑起來了。零零散散的話句，常常傳到後面桿子們的耳裏來。桿子硬拉一個用人來，兩個伏在板壁上聽。「茲個聽不要緊嘍馬，二太太。」「聽聽，這個撇省腔的就是太太。」「呵呵。」「攔得住。」「只要低低的個。」「太太。」「呵呵。」「明天二太一定到我們衙門頭去玩嘍，大姑妹和三姨媽快回省上去嘍。！我恁你說，馮大嫂，我們省上的狗

爺(魚)很多。今天這個酸辣爺(魚)還好。馮大嫂你記着，要是下也，(雨)我就不來了。——是呢嚨，二太。」「來貴哥，這個省腔你聽見過沒有？」「走那裏去聽？常時聽人說省腔，沒聽見過，這才是好聽呢！」

逗，哄，嚇，詐，桿子一直被弄到二月十五「保爺」才拿起一張硃筆寫的紙條條給桿子看，說：「貴，贏哩！官司打好哪！你看，這就是縣長親手寫的硃諭。堂都不過，脆都不脆就打贏官司，這把保爺費得有力，貴，我們兩保爺來算一算賬嘍，哈哈，哈哈。這個這個這個，要得家門把得住，除非打場贏官司。哈哈。三十吊，五十塊，一百吊，……」

桿子背着臉而回家，到得村頭遇着幾個鄰人就高談了一陣。回到家裏，情境與前大是兩樣。一天，兩天，三天，慢慢回味，慢慢嘆氣，慢慢也就話少了。一直到現在，逢年遇節，還沒有力量稱稱進城送保爺。有人問到「桿子昨天進城去來嗎？」只聽得幾個「唔人，唔人唔人，……」

二老爺那年多加了一筆地方，每年倉裏多進三十挑谷。

## 附註

(一)「三小子」：縣長換身的體腔，我們都是寫作

「三小子」。凡無廉恥的紳士，就叫他「特號三小子」。

# 編輯後記

。言其雖不是三小子，其卑賤與三小子等耳。  
適之

△這一期有三篇討論「民主與獨裁」的文字：一篇是丁在君先生在大公報上駁我的原文，一篇是我答他的一篇短文。還有「明生」先生的雙週閑談也是論這個問題的。這一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民主與獨裁」的專號了。

△蔣廷黻先生曾發表過一些贊成專制的言論。但他在他的遊蘇聯最後感想中，却很明白的指出中國的統治階級太落伍了。這是中國最吃虧的一點。這個觀察，我們認為很對的。但我們要問：統治階級這樣落伍的國家，是不是

收回外人在華租界問題……  
現階段中國財政與金融……  
現階段中國教育之危機……  
遠東大戰與中國……  
從經濟上觀察一九三六年危機之避免性……  
現階段遠東局面的檢討……  
以太平洋風雲中之非利賓……  
最近之日本對外貿易……

。我們在這裏恭恭敬敬的給國內外的讀者賀新年，很誠懇的祝禱我們的國家在這一年的裏無災無難的天天有進步！

## 第五卷 行健 月刊 第六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三號 編輯後記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離相華 劉海波 滄海人 何雪人 陳芳林 唯青 陳鍾浩 功與罪	日英同盟論之拾遺 未來戰爭與日本農村問題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世界軍備工業之現狀 海軍會議之前途 德國之經濟清算協定 朝鮮問題之研究 音樂與民族復興	定價 零售每冊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一元七角 郵費外加 主編者 北平東北 行健學會

# 北平晨報

第一卷 第二一號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附「社會新聞」一欄，分「經濟」及「教育」界，計「新聞」之七十五佔全報百分之六十，其餘則為「體育」及「藝術」等類，其內容豐富，不可彈述。之。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二角  
 (郵費) 每月一元二角  
 (零售) 每份五分  
 (廣告) 另議

## 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員會報

### 要目

地下水之研究 (本會專門委員)  
 浙江地下水調查報告及開鑿井泉計畫書 (本會專門委員)  
 河南新鄉輝縣修武博愛等縣地下水調查第二次簡報 (徐方滄)  
 本會調查專員  
 最近日本茶業之趨勢  
 內政部廿三年度實施全國倉儲總檢査辦法大綱各省市  
 精穀統計表  
 課稅和土地利用的關係  
 編輯者：南京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秘書處

(彭子明譯)

朱庭祐  
 朱庭祐  
 馬振圖  
 徐方滄

定價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內含郵費)

## 社會經濟月報

### 要目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米業之回顧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九月絲業之回顧  
 中國茶業的病源  
 農產品價格之變遷與中國農村經濟  
 農產品之國際貿易  
 中國農產品輸出貿易指數 (二十三年九月)  
 上海農產品銷售物價指數 (二十三年九月)  
 現代之農業方法

唐文樞  
 徐佩琨  
 李述初  
 吳覺農  
 姚慶三  
 李鴻譯  
 編者：李鴻譯

定價：每期三角全年十二期  
 本埠三元國內及日本  
 三元四角國外六元郵  
 費在內  
 所定：上海南陽路四四號本

## 正論

第八期

五中全會與國人期望  
 言論自由之範圍  
 窮奢極侈之交通宮闈  
 從修正中學制度提案論今後教育家應有的態度 (續完)  
 刑法修正案之評論 (續)  
 新運會幹的甚麼?  
 編者：徐公遠  
 金錫  
 華軍霞  
 子文

定價

每期四分  
 預定全年  
 五十期  
 一元六角

社址

南京紫雲坊五號